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上

後漢

卓茂 孔休

魏霸

伏湛 子隆

宋弘 則

馮勤

牟融

宣秉

魯恭 弟丕

劉寬

侯霸 韓歆

秦茂 郭賀

趙熹

韋彪 族子義 義兄豹

張湛

王冊　王良
杜林　郭冊 范遷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典兄子謙 謙事溫
桓譚　馮衍 子豹
申屠剛　鮑永 昱
郅惲 子壽　蘇竟
楊厚　即頡 宗
襄楷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 族孫不韋
羊續　賈琮
陸康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

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
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
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
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
民親愛之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
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
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
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illegible]賢明之君使人不畏

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
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
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
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
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
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
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手足乎一
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

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
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
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
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大守不信自出案
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
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幼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
病免歸郡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
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
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

令卓茂東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illegible]
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式[illegible]
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
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
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臨
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
棽嗣棽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
國除初茂與同郡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
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

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
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
光武即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
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姓名抱經書隱避
數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龔封安衆侯擢勝子賜爲
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史勲事在玄孫邕傳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
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
父匡王莽時爲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父某建武
[illegible]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
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年十五與母
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
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憙慕其志每歲時遣子
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
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彊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
新豐教授不行及丕舉方正恭只始爲郡吏太傅趙憙
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
其議憙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

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畧守令不能決恭爲平
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
還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
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
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
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
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
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
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
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
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
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全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
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
舉忠異會遭母喪去官吏民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
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
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爲
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恩之未見其便社稷之

訖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
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
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
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
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
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者也萬民者天之所
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
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
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福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
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
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垠無事宜
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
安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
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言甘雨滿我之缶
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
匈奴新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
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
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

綖都護爲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恩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勑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時弟丕亦爲侍中兄

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即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之滯無已司隸典司四方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

[illegible]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累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

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下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今日仲夏擬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六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

正不敢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
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
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
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
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
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
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
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
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

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
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閉閉而成冬故
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
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
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
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
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
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
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

令疑罪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
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
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人姓或不蒙薦舉至有
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
者乎終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
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
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
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同徒王允同謀共誅
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恭弟丕字叔陵性

沈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荅候問之禮士友
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
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
以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蕭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
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郎遷新
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
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元和元年徵再遷舞陽
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
陵趙玉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玉乃上

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
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禮也學官傳五帝之
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啟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
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
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安民重之永
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爲人修通溉灌百姓殷
富數薦達幽隱名士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朞後坐
廩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時
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加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

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
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
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
權衡之不可在也[illegible]者必明其據說省務立其義浮華
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
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
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噂觀乎人文
以化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爵羔以言
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二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二年

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
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五年年
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
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爲鉅
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吏有過要先譴其失不改
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
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
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
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寒
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丑勤爲太
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
以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寬嘗
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
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
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
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

特見詢問
南陽太守
色常以爲
罰之示愿
見引躬克責
諸生執經對
之訓民感德
講華光殿遷
稱勲嘉平五

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
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
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
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
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
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
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
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
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

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
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
略嗜酒不好鹽浴京師以爲諺常坐客遣奢頭市酒迂
父大醉而還迂父猶良父也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
視奴疑公以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
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寬當朝會裝嚴已
訖使侍婢牽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
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後以日
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

以日食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
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户中平三年卒年六十六贈
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
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
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
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
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衣執法使督六姦遷後隊屬
正更始中以爲平原太守時舍卒兵起天下驚擾湛獨
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盭不登國君徹膳今民
皆飢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
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
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民信向郡內
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
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
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
大司徒封陽都侯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

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逼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策易求難四方疑惑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

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尤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户遣就國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有柱石之姿宜居輔弼之位十三年夏徵勑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謙敬愽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

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愽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女爲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

初自光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

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諭所部青徐羣盜得檄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宛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户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戹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叛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庭受誅右司此其大願若令殁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哀憐焉三年張步平南方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瑗爲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其父淵以官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縣界曠遠濱帶五湖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姦糾案埶位者無所疑憚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及更始立遣使徵霸而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爲入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薨帝深傷惜之詔書悼惜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戶子昱嗣臨淮吏民

共爲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
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
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
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辯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
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書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
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後千乘歐陽歙清河戴涉
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其後
河內蔡茂京兆王況王音肅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
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
後徙封於陵侯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
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
立以不附董賢遂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
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
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留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
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

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爲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不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遼將軍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書懲惜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漢子則字元矩為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眞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射弩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第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迴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

茂嘉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用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按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茂初在廣漢蜀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

隆異久到官有殊政百姓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
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
公之服黼黻冕旒物行部去繒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
尊有德每所經過吏民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
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
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楊宣帝時爲弘農
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
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
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伍生勤長八尺三寸
八歲善計初爲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
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
成而爲蒙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
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
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見
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量
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瘠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
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

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禓素有議議帝嘗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不意申繹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勑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帝悼惜之使者弔賜東園祕器賻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弟由黃門侍郎

尚平安公主勁薨子卯嗣延光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憙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復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後憙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立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薊栗犢山豆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憙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拜憙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憙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憙爲赤眉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善交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憙有彊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

欲逼略憙輙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冊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憙素與奉善數貽書責切之而讒者因言憙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憙書乃驚曰趙憙眞長者也即徵憙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實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侯相憙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夫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劇詔以爲平

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降附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兼并爲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問王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子春其年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捕討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

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憙與邊事忍爲長久規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三十年憙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太山及帝崩憙遺詔與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其冬代竇融爲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怠顯

宗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太傅
録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黄門建
初五年憙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
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
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
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
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弁融字子優武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
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事三
年縣無獄訟遷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
純備宜在本朝弁上其理冰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
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
十一年代鮭陽爲大司農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
數朝會每輒延融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
朝廷皆服其能每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
爲司空舉動方重言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
臣代趙憙爲太尉憙參録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
親臨其喪時融長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勑太

尉掾史教其威儀進賻贈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形醫療數年乃起博學洽聞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求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十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之臣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之吏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

下公卿朝臣議彪以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不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四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聞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少慧類無大能宜簡常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

才譽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
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
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
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
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
彪遂稱困薦草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彪令上大鴻臚
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
年卒詔復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
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族子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
扶風故義猶爲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
高名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
辟之謂曰卿以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
意在相薦子其留焉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仰慕
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待選薦之私非
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
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爲
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

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
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
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
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術知名
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
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
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
就徵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內多
怨欲借寵時賢以爲名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
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嚴刑爲受罰者所奏坐論輸
左校又後妻驕恣亂政以致失名竟歸爲姦人所害隱
者耻之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
際見王氏擅權專政侵削丞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
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及莽篡
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狂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
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
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

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可細百僚敬之秉性節儉嘗
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一龔
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帝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
司直所得祿秦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
無儋石之儲六年卒官帝愍惜之除子嵩爲郎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
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
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
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
莽特歷太守郡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教
條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主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位下公門軾路馬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
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
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
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
又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太
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
將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
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誣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

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數年卒
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
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
酒肴於田間候勤苦而勞
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穀
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
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
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
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

陳遵關西大俠也其友
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
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
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
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
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
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
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
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

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
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
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
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觀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
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
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
許世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
稽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

以祠焉或問其故冉曰亦
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善
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王
者留罪冉王以免客慙懼
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
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
莽世寢病不仕教授諸生
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
大夫數有忠信以禮進止初
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
柴隙其不故知全之者鮮矣
於冉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
自絕而冉終無所言尋復徵
子之自絕何量冉之薄也不
其後遜位卒于家
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
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
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
延敬之遷沛郡太守至龍
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
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事
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
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
是也苦緣無書恢乃下拜
以病歸一歲復徵至蒙陽
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
不懼煩也遂拒之良慙自
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
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
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
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
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
嘆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
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
詠而取六位何其往來屑屑
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

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而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世祖遣儒初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物林曰願一言而死將軍天神乎赤眉哀憐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敗亡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與

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還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

林已歸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矣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後代王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蒲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

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斷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彰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而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亦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明年代丁恭爲少府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又詔喬爲丹水長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雅武帝時爲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繡裙衣裝買

產業後從師於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
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為都講諸儒咸敬重
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
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
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
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
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絰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
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
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

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
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
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
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
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
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以河南尹范遷有清
行代為司徒遷字子盧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
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
又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

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儋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子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丹出與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恒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謟稱太守功德良於坐下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故謟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讜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經任博上行中儀表宜備宿衛以輔聖政書奏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髮鬚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貴衛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求平中章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鮑就章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信陽侯就衛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

雖敍匡猶左轉良爲即丘長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從以徼時譽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帝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賜以家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

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收孤兒恩禮敦至常稱病家廷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疾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賜均及前安邑令毛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亦元中卒於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

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黍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
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如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
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典據經正對
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諍違旨
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
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
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
處其罪而公卿百僚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
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

師會病卒使者弔祠賞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
侯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
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爲前
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
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
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郫侯李傕殺
司徒王允復代允爲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
謚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
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所

活萬餘人獻帝西遷爲侍中　內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司徒録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絶傕素疑溫不與己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黄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户説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玄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

見排抵（音紙）哀平闇位不過一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疎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豫哉晏驚動曰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布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伎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皆少重埶貽致譏議不如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譚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諷太醫令眞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以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

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薦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

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改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民懸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怨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傑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

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逋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彼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則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讀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孔貢

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
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熒惑貪邪詿誤人主
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復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
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疑也其事雖有時合
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
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靈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
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
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
未弭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
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由是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
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莫
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
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
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
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
之何如譚嘿然良久乃曰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
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
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

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上書獻之光武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
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一十六篇元和中肅宗東巡至沛
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爲榮

列傳第二十上

通志一百七

列傳第二十下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衍幼
有奇材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
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
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
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
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
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
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

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
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
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
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
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太山
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小人
懷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
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

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
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
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冒於草野功敗名喪
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
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入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
於無形智者見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
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
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時故信甫甫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
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

至公勿再計卅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怒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今楚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今閒不忘今衍幸蒙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挾默被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沿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挐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金殺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寃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哺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鑿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

掠逆倫絶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産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蠭賊安其彊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行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而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

安其業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鑒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褊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困天下蠭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王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柰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子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

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切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叛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棄焉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爲人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

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十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并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知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無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惜厥

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數國兵不入疏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叛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不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太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

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乃移書
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叔及子壻張舒誘
降湼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荅自
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永衍
審知更始已殁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
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
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
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
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
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
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
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首陳八事一曰顯
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
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
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擢陷大姓令狐畧是時略爲司
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
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不得入後衛尉

陰興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重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
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
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
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
復與親故通建武末衍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
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
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
仲舒言道德見妙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
衛青此忠臣之常流涕也臣衍自惟故賤之子上

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生之才寡李廣之執
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
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
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
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勑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
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
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
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
家無布帛之積年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

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翺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常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遭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忘慺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探市井之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財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二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埶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豐鎬周秦之丘宮

觀之壓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蓋忠
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
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
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
產修孝道營宗廟簡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覽觀乎
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
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
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
其道彊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

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
妙之思也文多故不載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
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
常自操井臼老竟出之遂塢壈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
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
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
之富不得其願不樂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
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
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詰慎

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纂五十篇蕭宗甚重其文子豹
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嘉之嘗因豹夜寐欲
行毒害豹走得免敬事愈慎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
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授麗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
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
報嘗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蕭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
覆豹勑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
才謀拜爲河西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
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復徵入爲尚書永平十四年卒於官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
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仕郡功曹平帝
時王莽專政朝夕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
交宦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
則神祇怒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
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
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

挫直士之鋭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已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録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勤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

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失侵
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
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詭言積弩入宮
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
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
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
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
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朔
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

未然之符以抑禍患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
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
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
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
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
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
之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
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醻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
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

可不慎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言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媿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蹈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鄙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以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廟堂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汙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

不慎哉踞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
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
車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
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
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
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
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
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畫夜孝妻

二鮑其見憚如此求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
陌從事諫止之求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
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
槍牛上荀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
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
不遺舊恩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
歆坐事求固請之不得以此怪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
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求至城皐詔書迎拜爲
兖州牧便道之官視事三年病卒子昱字文泉少傳父

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
昱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羣賊
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泚陽長政化仁愛
境內清靜荊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
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
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
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
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
年坐被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毀壞年
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猶今之水門）水常饒足溉
田倍多民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
帷帳除子德爲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
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
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
但臣前在汝南典理繫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
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
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獨
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操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民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遭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惲仰占天象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音録姓也並素好士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倘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門爲吏惲不語曰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非闕天者不

可與圖遠君不授職以重任赤僥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璣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誡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之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敞南適蒼梧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肢體裸人形骸放遙婦女時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軍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雷聲白骨武王不以天

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惲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畢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歎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之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醼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縣音遥姓也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

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負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壬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壬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遂不醮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合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

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於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孝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惲遂客去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音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憂人惟憂而陛下遠獵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下暴虎馮河未至之誡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帝賜布百疋而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後令惲受皇太子韓詩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不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聖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

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
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
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
是長沙有孝子吉初遭父
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
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
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
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
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
即時馳驛言上奏王甥
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
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節
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
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
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
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
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
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

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
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
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
是長沙有孝子吉初遭父
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
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
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
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
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
即時馳驛言上奏王甥
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
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節
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
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
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
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
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
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

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旅不休遂因朝會議剩憲
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銜之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
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
殺家屬得歸鄉里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
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與劉歆等共
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
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
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
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
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
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
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
書竊自依依未由白達蓋聞君子蹈罔類而傷不遇人
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
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逃遁陳平知項王爲天所
棄故歸心高祖皆知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
牙乃後覺悟棲遲羲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

士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荷其反也世之俗儒未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日一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閒倫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與星天所以眷顧跼蹐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迎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箕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徘徊藩屏或躑躅帝

宮或經天反明或潛遁藏久沈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南北
或盈縮成鈎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
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
論之天文安得遵度或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
加午廣可十丈長可禹交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
之都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天仲夏甲申爲八魁
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
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山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
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
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
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
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
畢已中國安寧之効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
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
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之所明善惡之分去
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
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

始以来孤恩背逆歸義同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
不能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栖栖墨子遑遑憂人
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千秦豈求報利盡忠
博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
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談論扶風馬
援班彪並器重之竟終不代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
及文章行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
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其子統曰吾綿衮
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脩之統感父遺言
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
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
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
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毋初
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
不食毋知其旨瞿然改意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

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制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令就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尅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復習業捷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至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戾宜蠲法改憲之道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虫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曇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叛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

戚妃黨當受禍明年宗阿母與宦者襃信侯李元遣姦
廢退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
恣悉伏誅每有災異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
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共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
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荅固稱病求退帝許之
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録者三千餘
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吉禮以
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
至年八十二卒於家公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公門人爲
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
風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
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
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
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
印綬於縣廷而遁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
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
心鋭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

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臣
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
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
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
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
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民莫善於禮修禮
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
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
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
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
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
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
燒居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
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
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
事可省減廩卹貧民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
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
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

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庶政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漏氷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于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暑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

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故不能面譽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復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以對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萬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上七日加中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大災必當為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求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二事云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貫清濁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棄則有妖風日[illegible]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

陰侵其陽漸積所致[illegible]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illegible]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也宜採納良[illegible]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illegible]歲法當棄疑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illegible]已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illegible]昔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illegible]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illegible]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illegible]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上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illegible]又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illegible]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轉蓁出后星北東去四

度北旋復還軒轅者　呂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也禮天子聚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閉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一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亂多夭嗣體無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illegible]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婚

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鄧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

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
西將有羌寇叛亂之患宜豫告諸郡使嚴授人時輕徭
薄賦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
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并
旗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
天消滅祆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六事臣竊見今
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
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兵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
中官外司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

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
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
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
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
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
議異人同資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
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
百姓亡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
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況歷樞曰卯酉爲

革政年亥爲革命禪在天門出入候聽言伸在戌亥司
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雌雄祕歷
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
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聖賢之君遭困遇險
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
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祆祥
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戊仲已竟來年入季
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
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
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二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
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
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
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
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
嘉初建復敬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
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道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養
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
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
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

陽則虹霓在日斯皆臣下蠱惑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
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
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
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
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
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要厭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
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
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
百載斗歷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
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
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弊漸以殷積王者之法
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士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
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
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
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件終孟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
以順天道也顗又上書薦九祿大夫江夏黃瓊處士漢
中李固宜蒙徵用任以時政并陳消災之術條便宜四

事附奏於左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
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
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
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
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
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寥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
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
仰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
政有所闕與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
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
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
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
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
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
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

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廢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尺發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鈎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高書洪範記曰日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月

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及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年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昔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窮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罔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言後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辛之壽爲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陽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苛遠三公上書乞

哀瓊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
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二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
誅罰梁冠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
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
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
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來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
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
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
死者多非其罪寃神寃結無所歸訴溢厲疾疫自此而

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
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二日河內野王
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
天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
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
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
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
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
邪夫皇天辰星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眸上故星亦眸

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叛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衰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祆人反德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寃獄爲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六人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鬬比年日蝕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

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孝
冲孝質類世短祚后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
產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
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眞龍游
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
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
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
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
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

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
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
血遂不聽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
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
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揩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
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
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
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勵正尚書承旨
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

侯誅諸呂孝文使趙談驂乘而子孫昌盛楷不正辭理
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僞託神靈
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遂收送洛陽獄
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
論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
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
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
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及靈帝立以楷書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

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
徵不至卒于家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
知名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
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更
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彊宗右姓各擁衆保
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大馮翊使鎮撫百姓
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靜建武
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

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
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消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
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
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户口增倍潁川盜賊羣起
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
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
而山道險阨自闘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
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
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
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絶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鷹芳擾北土爲寇乃
調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
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
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
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
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

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警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族無所遺餘明年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聞賊覘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赴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皐令視事三歲舉政充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作水排

鑄爲農器（鞴音蒲拜反冶鑄者爲鞴以吹炭今用力少激水以鼓之也鞴當作橐古字通用）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人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武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和合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勁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事自百倍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鈇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父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

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
以吏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之
間超受大恩牧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
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
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
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
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
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獎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
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

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戒慎舊制發
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玉印符策合會取為大信
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關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
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
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
公子威傾鄰國猶假虎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
其功不顯事有頻而不可貴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
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謙恭善案隨事獻納視
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安令孟德弟報仇被徵會病

卒司隸校尉鮑永上言其貧之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
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
少從劉歆受春秋古氏傳歆雅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
魚受道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
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
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
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
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水
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
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
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六守梁統深相
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
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
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
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
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殺郡守賊畏

奮追急乃斃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
欲不顧望遂窮力計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
巨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民所信向奮乃
率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
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卻而奮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
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
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
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
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
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奮晚
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
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
曰聖童光武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
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
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
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
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

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穀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而堪去職之日桑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嘆息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世爲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侯爲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蜀郡范公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

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按范知事讒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變名姓東至洛陽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往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門生故人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瞻敢爾

遂賞之由此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過五千人移書傍郡更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是後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勵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備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車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

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
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
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
守所在有異迹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治有
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爲民患詔遣中郎將尹就攻
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
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刺史張喬表其
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
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
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
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中正見稱永建二年
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
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賢禮士不苟自
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
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識委功曹陳蕃臣政
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
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

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逆入
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諷州奏
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
子稱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爲蜀郡太守有
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爲右將
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
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
輔號爲大人永平中從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
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傳學能屬
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第爲議郎數陳得失言
甚切直出爲武原令時歲飢無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
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臧
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
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之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以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
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權折權豪忤旨
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出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

日敝民多愁苦論者譽章有干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
于家兄曾孫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
高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
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下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
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
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到至洛陽時高爲司隸校
尉收謙詣掠死獄中高又因刑其尸以報宿怨不韋時
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
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
變姓名盡以家貲募劍客邀高於諸陵間不尅會高遷
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
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高之
寢室出其牀下值高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
去高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
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高有備
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家斷取阜頭以祭父
墳又摽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高匿不敢言而自上退
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

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忿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彊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殺身焦慮出於百死冒觸嚴崇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暠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忿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爲暠衰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

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毀頗爲楊球所
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子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
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
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
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
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
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陣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
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

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
原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
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
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
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遣知其狀郡內驚慄
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
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
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
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常獻

其生魚續受而縣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縣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祇裯（祇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祇丁奚反裯丁勞反）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驪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驪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蕉儉遵續先志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勑太山太守以府錢百萬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再遷爲京兆尹有政理迹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言舉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

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
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令使安其
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
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歌曰賈父來
曉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
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
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
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并
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
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
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
琮爲度遼將軍卒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蜀行傳父襄有志
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
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
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
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

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
敕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
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竊聞詔書畝斂田錢
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
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行萬世也故魯宣稅畝而螟
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
用之銅人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世何述焉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
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與考其事

公爲袁陳鮮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
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
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
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
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
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
通內修戰備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
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逾伏還赴暮夜緣城
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家族百餘人

遭離飢戹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爲郎中少子續仕吳爲鬱林太守吳史有傳

傳第二十下